

## 辽宁朝阳县善良妇女刘永兰被构陷开庭

【明慧网】辽宁朝阳市朝阳县法轮功学员刘永兰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 被朝阳县公安局与检察院合谋构陷到法院, 于八月三十一日上午遭非法开庭。律师依法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要求无条件释放。

在庭审刚刚开始, 当问到刘永兰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时, 痛苦的往事让刘永兰悲从心起, 哭的非常伤感, 当初她的前夫患上糖尿病, 女儿也患了重病, 因家境贫困无钱医治, 父女俩相继离世, 那时刘永兰自己也无工作, 只靠母亲给的微薄养老金艰难度日。早已泣不成声的刘永兰无法再讲下去……

情绪稍稳定后, 刘永兰说: 我修炼真、善、忍只想做个好人, 有个好的身体, 我没给任何人造成伤害。

法庭上, 公诉人李广海不顾及刘永兰修炼法轮功后给家庭及社会带来的好处, 而一再追问从刘永兰家中抄走的大法书籍、电脑等本应该受法律保护私人物品来源何处。

刘永兰的辩护律师说道: 我的当

事人是法轮功修炼者, 修炼就需要经书, 怎样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辅导材料。按照宪法第 35 条、36 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也是宪法允许范围内公民应用的权利。

律师当庭出示了二零一一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十号令》, 废除了法轮功类出版物的出版禁令的文件。说明即使在中国, 修炼法轮功、出版法轮功资料也是完全合法的。

公诉人李广海指控的莫须有的罪名——“破坏了法律实施罪”, 却拿不出任何相关证据。

至此, 律师辩护道: 我的当事人没有破坏法律和法规的实施。理由是: 我的当事人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 不具备破坏哪一部法律、法规不能实施的能力, 只有拥有权力的人才能具备使某一部法律和法规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所以公诉人说的我的当事人“破坏法律实施罪”

不成立。并且我的当事人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 危害到什么程度, 是造成他人伤害, 致伤还是致残? 公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所以我的当事人没有罪, 应无条件释放。

庭审过程中, 律师当庭揭示了朝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魏晓与韦超做伪证的违法行为: 从家中把我的当事人抓走后, 大队书记杨春友不在现场的情况下, 在扣押物品清单上却有村书记杨春友的签字。

刘永兰女士, 家住朝阳县北四家子乡, 五月十二日上午十一点多, 被朝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与北四家子派出所警察绑架, 并非法抄家, 拿走家中电脑、打印机等物品, 当天被在朝阳市中医院体检后送往拘留所, 后被朝阳县公安局构陷到朝阳县检察院。参与迫害的有朝阳县国保警察韦超(副大队长)和魏晓; 朝阳县检察官是李广海、王铁奎、董群藉; 法院法官刘玉丽。

家属和律师呼吁, 信仰合法, 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永兰回家。◇

## 迫害法轮功 辽宁省建平县派出所所长张杰遭恶报

【明慧网】辽宁省建平县万寿乡派出所所长张杰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患癌症死亡, 时年四十二岁, 留下一对未成年儿女。张杰遭此恶报, 这是他追随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自己造下了恶果。

以下是据明慧网报道有关万寿乡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几个案例: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建平县法轮功学员许淑芝、张敏芳、张小兰、高桂芝被警察绑架。当时是张杰带手下警察疯狂追赶四位法轮功学员的三轮车。许淑芝遭诬判七年, 张敏芳六年, 张小兰、高桂芝被判缓刑。



从二零一五年六月到十一月九日, 建平县城内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 这些几乎都是张杰带领人干的, 其中多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其中法轮功学员沙锦堂、田凤英夫妇在家中被建平县国保

大队及万寿派出所警察绑架, 在沙锦堂家中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也同时被绑架, 这些学员并遭非法抄家、勒索现金。张杰还恬不知耻地说: 那老头那些好东西, 你们在这随使用吧, 谁给他们往回退呀。沙锦堂后被非法判刑三年缓期五年, 被勒索现金 7 万元。身体一直不适的田凤英经历此次恐怖事件后不幸离世。郭昊面临非法庭审。

张杰为了升职, 将多位法轮功学员家庭迫害得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他自己在造孽中种下了恶报的结果。◇

# 别迷信“权大于法”

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以下选摘几个实例。

##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 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棋子

### ——“执行公务”无法避免法律责任

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人员”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只是“听命于上级”的执行者，不承担责任。其实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条作为问责条款，斩断了国家公职人员执行中共的违法决定（或者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

其实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的本身，就为“一线人员”将来当替罪羊埋



图：纽伦堡审判图片。1945年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否決了迫害帮凶们“奉命行事”的辩解。



图：1946年，经过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罪行认定，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医护人员被执行死刑。

## 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十五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中承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看守S21监狱期间，有一万五千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中说，

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最高的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

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

